

造紙展·別開生面

參觀者·獲益匪淺

(本報特稿)一項別開生面的「造紙展」，在化工系造紙組三年級同學的傾力籌劃下，終於呈現在全校師生的眼前。雖然他們的經費有限，經驗又不足，但從那略帶樸拙的佈置和原料成品的排列上，仍可看出他們所花費的心血。

造紙對一般人來說，確時是一項過份專門的學問，所以他們製作了許多的說明和圖解，更有十多位同學擔任解說，總希望大家對日常所用的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造紙工業影片是展出的重點之一，那是同學親自到中興造紙廠拍攝的包括木材的去皮、切片、蒸解、漂白、烘乾、加工等等過程。

使參觀的人又復習了一遍圖片文字的說明，這就是靜態、動態相配合的妙處。

在他們挖空心思的籌劃下，固然使同學們獲益不少，但對他們自己有什麼收穫呢？據籌劃人之一的鍾文強同學表示：爲了要說明讓同學們了解，自己不得不先將課本上的知識濃縮整理，爲了要得到四方的支持；使得師生、校友間的聯繫也密切了許多。再說，這也是對同學辦事能力的一項考驗啊！

有一位校外人士參觀了之後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你們學校又有印刷廠又有出版部，可想而知紙的消耗量是很大的，爲什麼

在展覽的四天當中，大約有兩千位同學前往觀賞，接受紙三同學們的服務說明，一般說來，「造紙工業的未來」比較受歡迎，對紙衣、紙被、紙尿布也特別感興趣。

如今「造紙展」是結束了，參觀的同學們忘不了紙三同學親切的說明，籌備的同學們也忘不了陳善鳴、許慶雲、周之仁、朱光耀等多位師長，給他們的鼓勵和協助。

不建個造紙廠呢？當然，那是我們將來計劃中要做的事，只是目前受到水源、排水、污染等問題的困擾，但最主要的還是經費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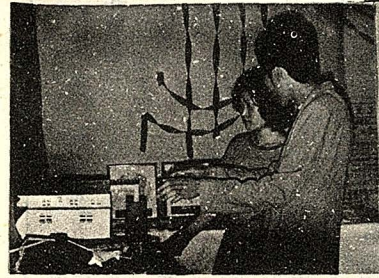
夫子大人尊右：前月十二日手示早經奉讀。月來由於與歐洲方面學者接觸較多之向恒之來法，一切居留、入學等手續辦理，在講究生活藝術之國土，事事費時，且又因舊曆年初，師友同學，僑領等酬酢難免，以致生活頗形忙碌。近來生與施博爾先生談及研究目標，施兄以爲宜利用有限留法時間，作有意之工作。彼建議，在法研究漢學當不如在中國，唯有兩千多卷敦煌寫本，迄未完成編目，公諸於世。此爲第一手原始資料，宜利用此良機，多作原卷閱讀研究，即是一等專家。生即與向恒同赴國立圖書館，拜訪遠東部手稿部主任隨麗玫(Melle Marie Rose Seguy)亦是戴先生弟子，研究敦煌學，即將其博士論文送與該館。隨女士非常高興，即請吳其昱博士陪同偕入書庫飽覽經緯，(此爲生三度入庫，真可謂緣份)諸如書籍、卷頁單頁彩色者，均用透明塑膠(Plastic)密封，保管得十分好。零篇殘章，均以硬紙盒及印有卷子號碼之封面紙，絲帶捆紮包裝。又看到明版道藏，爲蝴蝶裝，可惜早非全部。生并購買國家圖書館所出版之伯希和所獲寫卷目錄第一冊計五百號，(共約三千九百號)僅八分之一，其餘將陸續出版，預計六冊，(共約三格驚人，一本約美金五十元，一千九百日幣。先分析研究彼等之編目原則，並索原卷參閱，幾乎每日與吳先生、吳博士等相晤一室。至圖書館室關門，即相約至咖啡室，藉機向前輩請教，獲益良多。由於生曾致力於甲申文，而此零篇殘卷之整理，還其本來面目，予以判定爲何，其方法原理頗似甲骨零片之兌合也。不過大多爲佛經，吳先生感歎謂已年老，後繼無人，希望我輩能有心栽培新血輪。使其既有少許法文基礎，而中文程度又好又通佛、道藏之年青學子，來巴黎學習，彼願傳授。生謂在此生活困難大問題，彼謂將來可設弄些獎學金助學金等，以培育新血。希望我輩中文、法文、哲學等能合作教出幾個好學生，送來法國。由於生從前並未在此方面留心，目前半途擱入，故着手之初尚無心得可言。不過若干學者夢寐以求能一覽巴黎藏卷，則生等逐日逐卷在撫摹展讀，儼然「行家」矣。又前曾報告歐洲學者，繼前年世界漢學會議結束後，醞釀成立歐洲漢學研究會，已於上(二)月下旬正式籌備成立，施博爾先生爲執行秘書。并計劃於明年(一九七六)九月舉行第一次歐洲漢學會議，并邀生參加，并舉行專題報告。(但計劃尚未實施)吳其昱博士亦擬趁會議期間，因愚夫婿可能在此，想組織一中國古樂演奏小組，介紹中國古樂，并想演奏敦煌曲譜，以爲大會之主要節目，當然此亦爲目前之構想而已。上週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長酒井忠夫博士，來巴黎訪問，并在高等漢字研究院，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即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Asie)舉行學術講演，題目爲「明末中國秘密宗教組織 Les sectes religieuses apparues à la fin des Ming」生等亦被邀參加。法蘭西學院講席，遠東學院院長吳德明 Heuvelot，漢學文獻年刊主編，卡第文

校友通訊 巴黎 李殿魁

Michel Cartier.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ologie) 等，及若干中國籍學人。會後并參加一小型酒會，我等并代夫子向戴先生問好，他有些重聽，他說知道您也祝您好，向恒并戴上記者簿請他簽了個名。漢學文獻年刊不知我校園圖書館有此書否？書中多爲日本學者之著作，並無台灣者。主編先生說希望我輩能經常與之聯絡，并將用英文或法文所寫之新書評寄與必然照登，且贈閱該刊。吳德明院長開玩笑說：「他以前研究漢賦後來又研究唐詩，不想尊夫人研究宋詞，您又研究元曲，我們是一條線上的人！」謝和耐(去夏曾來我法校拜訪您)先生比較不大說話，他目前正跟學生講清初中國的科技史料，捧了一堆線裝書，上日講的是廣陽雜記。吳其昱博士目前正利用阿拉伯語文，藏語，粟特語等中亞語言，來與兩漢書三國志中之西域諸傳結合對照還原，這工作一部份也是當伯希和等所做的事。施博爾先生并約請生下月第五高等研究院作一次專題講演，題目範圍是宋初道家節節的詩介紹，生當然樂於接受，可以多結識國際學人。酒井先生第二天由生與向恒陪同到國立圖書館看敦煌寫本。他說：「他有很多中國朋友，尤其陽明山文化學院的張先生，張其昀博士，是我的好朋友，還有蔣復璁先生」。於是他在英文、中文交互使用中，(酒井先生不會法文)，三人談得很投機，整整陪他一天。他既是中國之友，又是夫子的朋友，生即請其午餐，聊表敬意，彼亦贈送他朋友所新譯之茶根譚爲紀念。又前出版部寄來五本大學字典，月前收到，一本放在華明公司，以爲宣傳品，一本贈國立圖書館放在閱覽室；一本贈法蘭西學院高級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此館爲巴黎最主要之漢學中心)一本贈第二高級研究院漢法字典編纂組，一本擬送給此間利瑪竇學院法華字典編纂所，以上均爲與中國學有良好關係之真正學術單位，亦可藉此使彼人知道吾人之工作。蓋其非統戰甚爲普遍新華字典，書報、書刊比比皆是，而我海外出版若有新書目，希能寄至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及法蘭西學院漢子圖書館及第六高級研究院(研究中國問題中心)較有作用也。向恒來此瞬息一月，早出晚歸，坐地下車，走路，伊均能適應，下月將去法語學校讀法文，目前已結識不少法籍學生，交換學習，幾乎每日時間均已排定，總算未將光陰陰擲。入冬以來，巴黎一值陰天，但溫度并不低。日來天氣陰晴不定，今日下午天氣驟變，局部大雨，并開始飄雪，飄雪想陰曆已春陰花開，陽明山遊人如織，此處則方始飄雪，似乎嚴冬多姍姍將至。前施博爾在台時曾贈夫子明版書，未知已裝裱定當否？吾人只在孔孟園中耕耘，而歐人則有心於中國平民社會之瞭解。然此類三教九流正爲我主政者施政之所必須深知及獲民心之關鍵。夫子創華岡學府，廣開學術之途徑。視社會即大學，此種識見，正符於政治社會之所以進步之歐人學統，而國人之所不能領悟者，或以爲笑談誠可痛心。生聆酒井先生之演講，更覺得學術非象牙塔中之供奉，乃一活生生之現實之開端。施先生亦希望借此書作爲我輩注意平民社會風俗研究之開端。但不希望佛學由法師主講，道藏由道士作法則墮入魔道而非純知識之大學矣。生李殿魁叩稟向恒附筆叩請福安三月十七日於巴黎南郊



圖說：明化工業系造紙入口



由同學爲參觀者解說